



屏溪先生集十七

書
雜著

共三十

~16
2419
17



和
2419
30-17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書

上圃巖 ○ 二

與季章 ○ 十一

答心緯心協 ○ 十二

寄心約 ○ 五

寄家姪心雄 ○ 一

答從姪心衡 ○ 一

與從姪心宰 ○ 二

答宗人 ○ 一



答族姪亨源。

答從孫宅厚。

答族孫德厚。

答從孫頤厚。

答從孫義厚。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上圃巖 乙丑

前冬見黎湖書今又見寒泉書兩書如一白出來而其不復所往之言白白地驅之於荀楊之科者亦一規模義理相講言議之拂戾如此他尚何說心固包性而對性而言則氣也者朱子之說何限而今必曰合理然後始謂之心者何也

該這性之氣謂之心者今緯兒歸傳盛教如此果不失旨意否此本弟之平日所誦故行爲一段說呈覽



乞商之○既以該這性之氣謂之心者與該於心之理謂之性者對待爲說則心性之各占理氣者已自大煞明白彼合理氣言心之論何爲之難辨耶若以此心之不離性而必謂之合理氣則性之不離氣一也其將言性而亦必兼氣耶於此明着眼則似都無可疑矣

上圃巖 庚午

區區向日一行不無可說尚不聞盛見與平令之論如何此心不住紆結 行殿入對非出脚世路之比而 上意既擊至許遞職而 召之所遭實類丁酉

故事終不免隨史官而入侍矣尼事雖得之風傳未知委折及至溫泉始詳之仰想當日 處分其邪正之嚴是非之明如何致祭儒賢亦依丁酉前例而混淆不白若是之甚則此事實斯文命脉此身又到行殿之下矣未論小大何可無一言而歸也疏末草草數言致下許多 嚴教雖曰無專着賤臣分上其爲私心之不安則大矣 筵對時以進見 元良必欲同去 聖教反復縷縷末乃有進善豈不欲一覘元良之教則悶鬱之極不但無辭可以仰對亦有自商於心者昔沙溪先生當癸亥初首除司業將赴

召門人有問方今勳貴滿朝士論無以行於其間先生入朝何爲先生曰主上使我任世道之責主張朝論則誠如所慮者難可涉迹而司業不過與諸生講學之任雖在今日何不可之有賤臣自念聖上之必欲上去者非爲在朝而以官職相責也只欲進見元良講學書筵而已此則臣雖蒙陋隨分講學豈非其願果不敢以終不得上去之意仰對矣畢竟疏批雖大示未安之意亦以一信字多少爲諭矣到今情迹於西上一路更無可議自顧私義不可謂不僂而亦不勝其惶惕也

與季章

戊申

伯氏志行實高世人一等而文詞拙訥不能闡其萬一只以悲哀嗟惜爲主人之見者或能以悲哀之甚而知伯氏之爲可惜耶奉繼母外內經紀細大相須而奴僕無間一句不曾細商量者或以爲不必稱而閨門之內碎屑之事端不一小人心口難服而於此而真能無間則雖求之古君子誠未易得矣親喪孰不哀慟而哭輒盡哀涕洟霑襟三季如一日非至誠由中何以有此朱夫子以三季憂至錄於小學篇中此奚至憂而已耶此兩條皆吾弟輩之朝夕承奉

心服而誠悅者也直從事實書之而文不誇揚見者或不以為奇而鄙意竊自附於歐公之記師魯矣未知以為如何字句之間多不及點檢其未妥者隨意勘定為可

與季章

辛亥

當初善山兄書中以為求言 別諭下去云矣及承有旨則非求言也乃方 講聖學輯要斯速上來入參 經筵事也雖承求言之 教吾之義分不過略言 君德而已何暇及於他事而茲因輯要進講之教略舉輯要所載朱子與留正書論朋黨一說及其

下栗翁語一段有少敷釋而言之吾意則此不可謂進言而實亦襯切於今日故必欲附進非謂一分有槩於 聖聽聊可伸平日之區區而且塞屢 召之意矣堂兄亦以為舉輯要中語而言之者誠得體且此雖泛論而實盡今日事全削則可惜云而初本下段足之以蕩平說數十言矣此則堂兄以為係是輯要外說不可故刪之矣方欲書淨本之際昨見堂兄書德昭所遭誠極驚歎 聖朝處分至於如此天也奈何堂兄書謄送覽之也吾疏五台與堂兄之意欲止之未知如何吾疏只是舉朱栗兩書而泛論之在

時輩節節搪着其惡之則雖甚矣亦奈何第自古言君德過失者豈必待納諫之時而言之耶義可言之今因輯要之講舉朱栗說而陳之者其義豈不好哉且此每欲一痛言之者故得此機會終不忍全沒更欲就此而刪其碍擊者耳君適遠在不得面詳殊鬱殊鬱

與季章 甲子

驛亭分袂黯黯銷魂愈久而愈不釋老年千里之別安得不如此中間十日寒事一切劇酷雖向南官行體中不遐有損許多眷集亦皆平善作行否昨宿花

山想先祇拜子鳴祠觸目興感之餘益不勝其愴涕也今日上官後凡百政况更如何無以即聞知堪鬱大抵人心之不淑最難威制之道不必在於猛酷惟明以不見欺勤以不墮事則雖巧惡自可制伏必以此留意也最是君心本自慈弱於至親及朋知矜恤之意勝比之没人情者不啻好矣居官則用財之道誠不可手易矣况前頭不但經紀大事粹當艱局不可不十分節約矣至於此中自致石料之意極不可為親送料者例不過一包君孤露之餘以無限之情雖出於以所事者事之之意而揆之分限終亦有異

於事親之日矣君雖必欲如此吾豈安其餉耶此則
決不可只以五六斗為津極可

與季章 丙寅

趙生汝晦行寄書想得覽之數日嘉况如何昨日榜
出後則先進例復謔困如初行庭想騰爛矣蟄處無
以共歡人事絕可悵也然吾輩在少季侍下時進退
外絕不隨俗紛雜今日想益簡當矣頃書有三日只
往拜先世祠宇外不欲遊街云真得司馬公獨簪一
花之意誠好矣敬以消息尚不得聞甚鬱若能適會
一榜唱名則亦甚奇喜衰門福眇何敢望也明日謁

聖後又不免為今日儒巾所困矣好笑此中無故耳
與季章

即見 頌下襴衫圖制無失本法帶之制亦無失而
其帶之之法全失之矣大鈴垂絲在後而此則在前
且令自頭冒下可笑而於兩小鈴之間作同心結云
者皆不成說一小鈴則又無用處全非本法初自禮
曹頌下耶詳問緯兒錄出帶之之本法囑禮堂更為
頌下好矣雖是末節今遵故制而不如本法則誠有
茅纏紙裹之歎矣且令生進唱榜時服之則已作太
學儒生所着之服矣居齋時亦宜服此而太學儒生

時服則不必改之之 教想慮一時改造之弊然既有 高皇帝太學生服之之制今又以此應榜則仍令入齋時服此以遵 明制好矣或於 筵席一達之也

近復持被而登 筵又幾次想對揚 天休從容啓沃果有以警發 聖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否恨未得其詳也 聖學之工雖高本原之地未必無可言之端憂民之 教每下保安之道終不聞變通之政固知有陳疏之計亦宜略略開端以冀 天心之嚮合矣前日 筵話屢千百言而何不討僂示之封事

何間計八公車耶

與季章 庚午

良役為今痼弊終必至於無謂誠不可不變通矣窮則變理之常變革非不可第以前代事言之弊生必於末運或不得已變更而其變之也又乖於事理終以此國亾不知者必咎其變改新法國以之亾誠不知此非以變改之故實以其變之之不得其道以至也若明知弊生之源祛其弊而善變之則誠可以壽國脉於無窮豈或有亂亾之慮也 肅廟初年五軍門及禁軍皆設立之後也良布之役其弊多端至

有戶布之議以息菴集中戶布議觀之當時通京外收布之數爲六十餘萬疋戶各計二疋而猶不足其數云而仍不得行向見甲子釐正廳印頒節目收布都數至於百十五餘萬疋其增加之數殆倍矣國初則只有兵曹所管騎步兵御營軍故其戶保之數不滿二十萬名而自壬辰以後新設訓局以至五軍門之多則 肅廟初六十餘萬疋之多其勢無怪而自肅廟後七十年來別無軍門之加設而軍額之倍增者至此不過後來居廟堂者慮事之不審也今 聖上實有惻傷民隱之意羣下亦有血誠奉公之念則

必先究其弊源所自出而淡度民情事理以祛其弊今不從軍額所加之弊而整頓之將此百十五餘萬之布而徒欲改區處而已則括之良民而良民既不_能堪焉移之田結則田土舉將陳廢移之民戶則大小民人亦將皆不能支矣其爲民生之困苦一也五軍門之設不但其來已久鞏國之道亦不可盡革必同於國初創立時軍額之數而 肅廟初以來所加近六十萬餘疋之數雖盡加汰削猶可爲軍國規模設或掣肘不能盡數釐正若減得四五十萬疋之布以目下良役論之其寬民役不啻多矣如此然後凡

係良布者移之於戶良民擇其丁壯而專屬束伍則國用既無不足之慮軍兵亦皆精勇矣息菴之議蠲免之戶多故戶出過重終不得行矣既曰戶役則與身役別異雖諸宮家大臣朝士有田則有稅有戶則出役其事一般不宜區別而或役或免自諸宮家大臣朝士以下至京外雜色邑驛吏奴公私賤店浦漢之類有身役者皆無可免之道中戶以上出布小戶以下出錢以當軍布之數應役者衆則出數也小而民役輕矣大戶之役無過一疋而中小殘獨次次減分其不足者以漁鹽之稅添補之則似可爲一時優

民之道而亦似無日後難料之弊矣潛谷大同之設雖謂優民之政壬辰兵亂以後至光海十六季間上供物種之十分煩加者一半箇無所除而依上面厚價徵民故所賦過多粟翁以爲海州牧收一結一斗米以供進上雜色民間只知出米一斗而已此誠救民之良法粟谷之時已經燕山較之國初猶有厲民之弊而一結一斗足可應其役則卽今十二斗之賦不啻十倍此大同設立之時不能減進上之弊也今亦不敢下手於軍額倍加之弊而只欲爲變通之計則隨所之而弊生民不能堪其困而且新法擾民人

心波蕩則國以之促亾初不如不爲之爲愈也時議所主結布將弊生於農終至於土地陳廢農者民之本本之弊弊更無可言而今聞廟堂所主戶錢差可而亦不就所加之軍額而汰減之以此而依之於戶則戶亦不能堪矣若不能堪則怨咨必興良民以一國則不過十之一二而猶可恤其怨咨况舉一國大小民之怨咨乎未知論此者亦念得及此耶戶結係是大變通被蠲者雖知其惠而以戶錢言之國家雖不得已而爲此係是無前之役故其新役之民必多嘵嘵末世人心怨咨興則難於鎮安若盡減上所云

後來增加之近六十萬之疋則見今良布之額足可均依爲一疋之役此只就良民之役而減布而已良民則大蒙惠而他民則依前自如嘵嘵者無所起矣此最便宜但此專行損上之政今日朝廷決無容施之道實無異談龍肉也奈何令非與聞之人言之無益此事自上必欲變通之則實係國家興廢存亾之機在朝者雖不與聞其可否得失不可不知如或有陳疏之舉則亦不可不知故茲告其略

與季章

辛未

均廳事將何歸宿末世之人才眇然器量淺狹料事

不周欲變而通之則不但不救其弊更落一層正如王變則爲伯伯變則爲戰國戰國而一變則亾矣今之良役誠不得不變而其所以變之者害甚於良役又慮其害而欲變新法則 筵奏長策又不出於更徵其所減之布此則其爲害尤甚於新法之擾必至促亾如此而何以救得一半箇弊政耶誠不勝憂慨也良布之更復不但失信於民而無以自解既減而又捧之則其所譏罵怨毒不啻與前日比其何以爲此言也均廳節目未得見之而其中惠廳餘米幾萬石作木以補者實無弊至於盆箭船三稅既有元定

所納移補均廳不爲無據只以均使之執稅太重且甚不均而小小色目之本不舉論者亦皆出稅以致怨擾今若均而輕之比前所徵有減無加則何怨之有兵曹應下餘布以庚寅年間式例論之所餘甚多今雖應下之數比前增加節其別下則亦必有多少移用者合計惠廳兵曹移來者及海稅三者則未知其數幾何而將可得十五餘萬疋矣又就良布之肅廟丁巳後所增加者四十餘萬疋之數而大行刊削殆過其半則即今良役之六十餘萬疋之數已津肅廟丁巳間通京外一季所捧之數且此上三項十

屏溪集 卷之三十三
五餘萬疋則以當其刊削而終不得刊削之數則粗
可以了得此事若三南之監兵統水營別徵及別軍
官之令一併收還可矣別軍官則軍官漸廣民怨滋
甚不可不念各營之分徵十分無義此兩件則不可
不立罷也隱結所捧想其數不貲而土地之出不但
事體當付之地部况今陳田已令查報而聞其數則
邑邑倍多於隱結之數既令行查又以數多而不許
其實陳之頃則亦不成道理果不得不給其陳則地
部之所失又不知其幾萬也當此經用匱竭之時此
不可不慮今其隱結見出者亦宜歸之地部以爲補

用之地矣想受台摺疏之議見今領劄後摺紳間論
議益紛然而必都無善策迷於所屆矣令之所見果
將如何若或不免於與聞須以此商量如何蓋既行
減疋者決不可復徵又不可不結梢而完事然若事
係新法則雖良法美規此時人心紀綱將觸事招怨
不可試之又若所減四十萬疋之數辦出於白地則
其終爲民之怨一也此所以刊削其所增之數者不
得不已也

與李章

令與俞領府事酬酢有刊削經費云云此不然國家

經費卽戶兵兩曹所捧也卽今刊削 肅廟後所增京軍門及外各營軍布也與經費不同當此國用匱竭經費固不可減况欲減經費云則聞者亦豈不難之哉酬酢之際亦宜辨別而言也田結事體固當付度支而今隱餘結新捧五百餘同之本當取其田稅條歸之地部其大同條之歸惠廳者宜屬均廳就五百餘同之本數均廳所用三分二矣其補亦不貲矣

答季章

辛未

所謂均廳或問亦有精神氣魄處若謂之一一不可用則過矣其禁御變通計則似好而畿甸旣不可罷

守摠兩營軍矣外此而萬六千之正軍無以得填此數似不量之甚也各道方伯所管皆上於備局以句管之者平時旣難措手况緩急之際一一遙稟何事可成此亦不可爲者 孝廟之別設營將而罷鎮管者欲其專於軍務矣今亦不可罷之而惟減殘邑汰冗官之說不必棄至於隱結與盆箭船稅固不可改而其亦有說隱結中田稅條則付之地部而以補經費大同條則付之均廳以補軍需可矣盆箭船則特減新定之稅一依前所納者可矣別軍官則也有多少可商者一以良民充定則見今新加之數旣難盡

充若上之於閒散以上則區別之際分爭得失怨咀生焉此宜有別般規令無致民怨可矣若欲別區畫則亦豈無不至有民怨而可以變通者耶

頃日經費云云與吾所謂減削 肅廟以來增加之軍布條件各異經費者即指戶兵二曹常用於國家應需之物也 肅廟後所增加之數即京外營邑之加設軍額而所捧之數也此則本非元來經費之比也吾意每謂 肅廟初通京外六十餘萬疋今加爲百萬餘疋以百萬餘疋收納之軍減其一疋則恰爲六十餘萬疋以當 肅廟初季所捧之數覈出 肅

廟後各軍門加入軍布處雖盡行汰減軍國規模足可擬於 孝 顯全盛之時矣若於其中亦不無決不可減者云則此等處或可仍留而其代則惠廳本來餘數及即今所區畫隱結及盆箭等稅足可充備矣二曹及惠廳元費初不可省減矣至於自上那移經費之物而許多浪用則大臣正言救之三司之臣直言諫之可矣大臣以下言及於此則仰屋而已如此其何以爲國耶領相復二疋之論誠可慨歎而戶判之疏全不成說奈何奈何

答季章 壬申

李學士云云莘巷院事自戊辰冬後不曾與聞况此位次上下之議院中大論誠不欲相干涉耳第牧老雖與栗谷之正學差異文章節行自是東方間氣之人此先輩中何等人耶既同奉一祠則栗谷以後進處於其上豈無瑟縮不安之意耶當初同廟極知不審矣今欲變通則依白鹿洞故事雙廟之外無他道理文巖既因先輩餘議改以東西排坐之例則陶菴之又必以隔板追改者何意也然其亦據庭碑為說則誠不可種種改易矣無已則其惟雙廟也清鄉之以隔板為不安者何不主雙廟之議也未可知也

答季章 乙亥

宋晦可 筵對所謂情發為意者豈有出處經一章古之欲明明德節章句曰心發為意其下小註雲峯說又有性發為情之語情意俱是發後之稱則安可謂情發為意蓋情既是發者則又豈有發而為意之理耶此心性情意初頭路脉本非微妙難說處讀大學者無不覩得其言豈如彼耶似是記注之筆誤也

答心緯

禮者心之理也根於一心而綱於萬善者也禮之體立則一身有主而萬善有綱禮之用行則一心

有根而萬事有條已不待克而自克禮不待復而自復此顏子所以事於斯而進於聖程子所以箴於是而警於身者也然細究四箴之義視與言二箴則句句親切於題而不可移易聽與動二箴則不見襯着於題而改其數字則亦可用於視言二箴矣程夫子命意必有義意而見淺識短不能究解詳示歸趣以牖迷惑焉

幾與思心之萌動也行與為身之動作也此動之淺深始終而且下習字專言動也動箴則實襯於題不可疑也但聽箴觀論語小註蔡氏說古人亦有來示之疑然小註所載朱子及諸先儒皆以視聽之分屬心性與內外者詳說之就此商之則可知其大意矣

寄心緯心協 甲子

去晦日書自縣僂先至廿七八兩書暨初三遺書伊湖歸路次道谷座上并領照矣蓋初三書專人而至故從孫輩又途送一奴矣 上候靡寧證勢忒重云臣民焦寔何可盡言第是痴氣而初三日則不復衝上或因此有漸差之慶耶懸鬱懸鬱吾之前進之議近規雖類多如此者古人處義不必如是在野之人豈盡同於 朝廷夙夜之義耶然若聞別有加重之

報又豈無變處之道耶若至必可前向之境則凡具
雖難而此不必屑屑計矣然證候進退無以續承
聞之伏不勝係戀也景平疏不可無略曩自守之義
而末一條大意儘好矣然事故遽至此而進對與封
章俱無期亦足悶鬱寒泉所送別紙姑不整書且當
上下焦憂不佞相煩俟後佞耳右之云云豈是信符
終果如是則在春翁其羞辱何既而如是云云己不
勝其惱殺矣春翁之言曰人間萬事都不如有好子
孫真若有先知而言士源書云云恐亦有意而道之
也此中依安楸行昨昏始到還乳兒亦姑無大段病

耳

寄心緯 丙寅

委書人來得見初二原書初三追封悉知旅中眠食
安平可喜科事今日又無消息亦不須言也於汝輩
本無淡企衰門科甲何敢望一時荐至也且聞以汝
叔壯元事主知隆溪無媿於陳同甫擢置第一也
感歎不自勝也堂兄與平令可得江西二馬敬以雖
其前辭朝二馬則畱之歸後加給來此之價則無
害於新到之仁政以此議稟於堂兄也

寄心緯

昨止宿綠野而前路水勢如何今日快晴昨日雖不出行今日必終就道昨發亦不妨矣第聞來客之言科日廿八退定云然則更遲數日亦可及矣昨夜卧而念汝行曲橋以北大水終不能不深慮夜起津送一奴追往可及於新昌之西以今日觀之似不必憂猶莫之釋天理誠如在汝則須體此意十分商榷宜矣不但汝也有父母者皆知此意可也

寄心緯

一僂四札備知中間多少狀爲慰何言與京儒同做文則誰長否李仲謙昔與之相親今其孫與汝同研

念舊一倍感喜但仲謙之論知覺說一例三洲而如人物性之論判異於淵翁考淵集則可知其論今則以爲心即氣也是形而下又力主朱子心猶陰陽之訓此亦似不專主淵翁心純善之見而其孫則一依淵論云雖祖孫義理之見不可苟同而蓋其不主家學何也第此說爲一世塗轍雖父師之定論不能傳其子孫門人亦一世變奈何崔叔固畱六七日還而初無求益之意畢竟那得相契耶以文字相難十餘段未究竟而歸矣過科後即當還歸否若有巡堂試士之奇則虛實間恐不可即還久客可慮

答心緯心協己巳

急足意外忽至見汝輩俱有書慰慰何已碩徵後四札并領之送來飛封見之可喜守謙俊書謂十八日榜出而初二日終夕無聞意又歸虛此漢昏后忽爾入來村人一時鬩然甚矣科聲之警動若此也緯作責備則雖不無病處然足可冠榜而僅占於十三名之下協作萬無一失而終然打虛以此言之緯之得參極是倖也協之見屈極可惜而俗所謂齋糧客亦奈何寂可惜者傳甥也居然作老儒歎甚歸期菊製後可觀勢量示之奴馬當送之或京或沙從便留之

可也第可十分慎攝毋憂疾作也東峽行已為為之否病軀恐妨慎攝慮慮榜目覓送則好矣不示某某為之何其泄泄吉州八初安信得見云可喜榜後例有說今番如何

寄心緯甲戌

自入金吾苦役出仕或相換不能無望而豈料三千里冒寒之行猝迫到頭耶雖平日健旺無疾者當之誠難堪矣矧汝虛脆善病者何以往返憂之淡而慮之切寢食不自安也第王靈攸暨寧有他患而行李之占亦有吉無凶惟是之恃矣今冬雖言不寒而

鐵嶺以北多大風兩磨干天想己雪塞晝夜穿冒何能耐去重爲之念念其中亦自有護持之道加意自愛春與吉還望望歸時不必忙急七寶則雖雪封難入而鏡城文肅先祖廟其能歷拜耶一路目觸亦一壯觀此可謂一快事也此中普安耳

寄心緯

丙子

昨夜先作答書還二漢明日似可先此書收照矣姜生俊書前此見領糴事八千之數未捧僅半千饑歲還捧可謂多矣况畢捧有期此則幸矣舊糴隨納隨捧何可督責於盡力之民耶方伯雖不欲狀聞變通

舉一道想太半不得準捧將奈何簽政勢將入鄉循俗只當依邑規而已若不及移定之爲則誠沒他策奈何五六歲亦非法典而此亦其弊至於風憲之用錢反乞於閒丁之族而終於欺官則殆非官威致之無奈何官需未捧之前不得已貸用而今既俵災則雜役米之除給災結外官用都數庶可知之通需雜米分十二朔排定後計過去朔當用者償下於斯貸之數前頭排朔則絕勿犯用可矣於此等文書必分明有條理毋致泛忽見欺之弊至可至可

寄心緯

丁丑

昨日卧龍二衲先告去付書想不及照止明日便至
方佇待即此意外伴來得見手札審慰不勝言也前
日厭食之證今如何無所言鬱念此中眠食起居俱
便無愆耳再明成服後當前向計祭服與備要所載
一般而期服衰裳同齊衰三季之衰矣冠梁曾前則
五六品二梁今番儀註無所區別并三梁只當從今
頒儀註三梁而已杖則本無之此非如 大王喪斬
衰之禮故也百官妻服儀註雖如此自前世無見行
之家庚戌年亦不得行之耳吾行初則欲自大路廿
四宿全州則汝亦來會全州矣即今形勢汝若至完

府則必將見方伯而布團領必未及成不可來矣且
吾來時率妹弟行不可透迤今行欲由益山作路見
諸族而去蓋有意在也廿三宿黃山廿四似可到衙
而黃山距衙若太遠則一宿而去亦無妨矣第章令
自此分背各散南北大謬初計極可悵恨

寄心緯 戊寅

元朝書想即覽之郭生今番則下去否連日氣候清
明和暖之意已生前日感氣今亦盡解耶不住紆戀
此凡百如前書時而章令病亦與向來無別悶悶糴
政歲前似無望了當其終如何勘簿上納回便亦不

屏溪集卷之三十三
至有生事之科耶種種可念髻髻之罷真是盛德事
所謂宮樣卽俗所謂足道里此則蒙古之俗旣罷髻
髻則當從華髻華冠長服故上下家皆營草綠紬圓
衫或大袖章令方主張爲質是資明日送五金入京
此亦不得不同質以來而無以覓送其價悶悶仁川
宅所着冠子道姪己令質置故爲持來計而其制出
自俞相家云亦如前日所見而紗帽匠爲之其價一
兩云耳震母亦當卽爲之而汝歸後似可爲之第草
綠紬圓衫次廣頭簪不可不質來矣

寄心緯

問安僂隸十三曉回還而自其曉夜雨大注川渠旋
漲路阻厥隸似不及追到於黃院矣汝行亦不及參
禮大川而值此雨若由飛亭下小船則危甚未知如
何過涉吾則自擬於趙南溪之知子汝果如樂靜之
使其爺無失其知耶夫子稱孝而只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者實孝之難也亦不可不念今日間可達衙中
否吾感患則差平神氣尚不快安今日不能進素饌
戊戌後所無益不勝傷嘆

寄心緯

甲申

學疏 庭享之單舉誠是矣從享猶可并舉 庭享

屏溪集卷之三十三
義理事體又不同汝之云云不商於根本矣至今年
請配者專爲大義而發也非尋常時論庭配也此
議前有文巖後有黎湖而皆單舉矣汝所謂垂四十
年并請者何謂也其知之者既如此士友酬酢之際
恐爲疏儒輩所笑也先師雖言并舉之論而此謂竹
泉分配於孝顯兩廟庭享之不可而與今日之
議有異矣商之

寄心約

己卯

善甫以二十一日祭祀必先下來來則汝無受學處
自今日朝前學廿五行讀三十遍夕齋食後又學廿
五行夜讀三十遍善甫下來後更讀三十遍者以滿
五十遍之數好矣第詳聞文義讀時心到而勿忘

寄心約

庚辰

昨夜來復見書知其間好在可喜此喜之外江頭迷
據之狀能爾悔之云差有省識庶幾有作人之道此
甚可喜且能專心讀書識文義善誦則雖數日亦可
有長進者此則尤可喜也須勉之勉之吾昨已到忠
原今日欲上書本待批後欲還歸耳

寄心約

辛巳

昨見善甫書汝一夜大痛云此必上去時步履荒雜

亂走以致氣困而作痛也雖小小事銘心安詳爲之讀書時勿雜他念專心念書而讀之也

寄心約

癸未

春雨甚頻數風寒何以爲遣無他病故否汝去時十三必還云而其日則雨翌日則敗日雖不發望日似必作行故十六終日企佇尚無消息仍聞川渠漲滿紆慮甚甚自此亦阻雨阻水今始送奴馬欲兼送之而昨日述之騎往又汝兄明日作山所行不得并送可歎汝可即來則此奴率來不即還則先送也此中無故安遣耳

寄心約

昨日世才還見汝書知近無恙甚喜在此客擾不能勤讀去在邯中之後諸書皆謂勤讀甚以爲喜當初七八日之計至今匝月而不復招來矣今聞僅讀一卷兩年冬所讀不過論語五十讀如此何以有進就之望也記昔余於辛巳冬春讀論語沒註三百遍繼將八大家文以意所好者抄讀百篇至首夏又讀楚詞古詩百餘數仍做課詩七十首自覺有效吾本不能才敏而志勤故如此汝則才不優吾而志勤大不及於吾何事可做就科文必用埋頭工夫可成汝之

屏溪集卷之三十三
平日悠悠泛泛甚爲持心之病於此而終無刻苦念
爲一躍躍出之計則亦奈何勉之勉之

寄賀家姪心雄

衰門一命本不易得况在汝耶聞來奇喜中夜不寐
汝性慈良亦能通下情隨例蔭途固無不可但凡諸
事爲多有過中須十分念此則其幸豈入仕之比耶
此實肝肺之言勿忘勿忘想已 肅謝而入直否遠
在不得見汝着帽容觀鬱嘆鬱嘆

答從姪心衡

癸亥

苒苒歲換春元又將改矣耿耿者豈一日己况中間

令弟初期倏過傷悼之極宜有一言相慰而此亦稽
廢雖挾月衾席呻遺踈於札翰之故係悵尤自切切
也固知日親近在書冊而其間亦有作課之工否不
惟子史之閒漫雖諸先生論學文字猶不如四書之
十分喫緊若泛觀博涉宜無書不到要之歸宿必在
四子君亦於此加意否李台君範疏盛言澤堂之大
過獨立者亦一經覽否大過象即中庸遯世不悔之
一意也吾夫子猶不敢自居孰敢以此當之孰敢以
此歸之範疏謂先祖大過獨立之道云者真以澤堂
有獨立之道也何其不知之甚也澤老筮得此卦而

平生所願在此云則猶可說今後人乃曰果有是道也則不幾於侮聖言乎至以從古不免於黨禍者毋論甲乙是非皆歸之於互相傾軋而以渠家之無及於世禍者有若超然於從古黨籍諸人者然此尤何說耶漢末名節亦可謂君子黨固不可以互相傾軋論之况程朱亦不免黨禍而我東粟牛之擯遜靜尤之慘禍皆由於朋黨此實衰季世道之大不幸果如範台說則前後數君子者皆不免自取耶又况以所自幸者謂反自勝也耶其害義理甚矣澤翁真近世文學雅飭之名宰相吾固歆其人而曾見君雅尚於此翁者似過分數今見範台之以聖人擬之不勝驚歎茲及於君豈謂君之一毫類此而凡過不及之弊其流至此亦不可不知也

與從姪心宰 戊寅

新春已缺上元月色別來光陰今遽四載懷戀憧憧者每值令節尤自不禁親愛之情安得不然餘寒猶酷不審大庭氣候如何鬢髻之撥幾百年胡俗今日得免真盛德事但腦後作髻此所謂椎髻亦胡俗也何不作髻於頂上以從華制耶且因此婦人長服不可不着大衣載家禮而謂婦人盛服又有近俗所着

圓衫此兩衣比之男子服則如淡衣直領道袍之屬背子之服亦載家禮俗着唐衣比之男子服則如裕衣涼衫之類此兩服雖不得爲盛服而亦勝於卽今短衣也平居服背子唐衣之屬祭祀及見尊長之時着大衣或圓衫誠好其衣資則錦紬綿布隨力爲之而夏節則苧布亦宜色則草綠爲可而忌祀所着則淺淡色宜矣大衣之制一如男子涼衫比俗制圓衫直領加左右袷前後三衿長短皆同圓衫則制同俗服而但以純色爲袖無紅黃白三色而圓衫爲可背子則無左右袷而領與圓衫同長才過膝而稍長於

唐衣家禮衆妾着背子唐衣亦可着而上兩長服則不可着矣因此機會士類之尚禮俗者正好一從中華以復禮制矣此中諸房皆方依此變制君與教傳兄弟家亦必同做以爲一家之制爲宜須以此書示教傳兄弟無至有異則幸矣髻制吾家舊制出於允翁而本自崇禎宮人所傳之宮樣也非不好而爲之稍難頂髮易落此難久爲聞協姪之言明洞李室家手姆適至爲示卽今新出髻樣而云自俞相家傳習十分便易曾見韻書髻凡有三十六制先儒論禮以爲得一書爲據足矣旣非胡習之辮髮爲髻則皆

無不可又着華冠則其樣之好否亦不須論今宜着冠則用此制若不冠則用吾家前日所行之制可也且雖行舊制不須別拈頂髮如新樣之上髮於頂上而因作舊樣髻則爲之易又無落髮之慮須商之也君輩於此等事甚疎未知看此文字而果能解剝本意耶是可慮也 傳教中宮樣云云認是館村女人輩所着頂帽此則蒙古俗制曾聞元胡宮裏用此而麗末多嫁娶於元故元俗出來麗宮我 朝襲謬而然也 聖意非以華髻爲不美以頃年榮問髻字觀之 聖意所存可知實不能的知華髻之制不得已

以宮樣下 教也今因髻髻之罷正好從華制矣

與從姪心宰并示一家諸親

乙酉

義天之亾已過二祥迄無立後之望壬申奉事喪後義天年久寢疾以待差完而竟卒不救改題一事終未舉行大宗宗事尤極悶歎所當即立義天之後以繼宗事而義天行列今皆新生成長者絕少如欲等待其後生則遠遠難待又欲於昭靖公子孫中擇繁盛閥閱之家以爲移宗如前甲丁酉故事則吾門內族屬不可謂全無人而况有君則遠族諸家雖同是先祖子孫必諉於吾門內推移立定宗事而不欲自

當其勢亦無怪既絕立後之道又無移宗之勢則大宗遂無主祀之人凡為昭靖子孫者心之不安皆當如何惟是宗厚只有獨子早死無他立後之人而其弟宅厚在矣用兄亾弟及之禮則亦可以繼宗事而宗厚與其子兩代寡妻皆存有兄妻則國典不許弟及此亦無可言矣曾聞圃隱宅及他不遷位奉祀之家或有如吾先祖宗祀之絕而靡托者則以攝祀而姑主宗祀之意因 筵臣陳達許令定行此則事體之重實無異於告君立後之例雖以攝祀主祭不可與全然無主者比子孫之心豈不少校乎但陳白

之道誠未易在京至親之可與議此者惟君叔姪而已須念先代宗事之重而又無可以變通之道詳議於諸宗中可議者亟圖之以為變通粗安之道幸矣宗事有可以變通者則本家外責在至親至親之所不可獨辦者則支宗之諸子孫不可不與議而共成之也未知諸議謂如何也又或以為義天之立後邈然無期勳舊不遷之祀 國家所重而婦人無主祀之禮為此攝祀至以無主之祭久薦於莫重大宗之主誠極無謂若自 朝家有變通之道宗厚雖有其妻使宅厚直為弟及之禮亦無不可宅厚之情事雖

曰難安爲宗事計則亦何可論哉此等諸節詳議而善圖之好矣

更思之昭靖公宗事異於圃隱宗事大臣儒臣似未易陳達去丁酉諸宗連名呈單于禮曹而移宗於我祖考蓋繼絕本禮曹所管前日呈禮曹爲之者此也禮判因備局入侍時以某之嫡長孫早亡無他立後之人又無其弟而嫡孫之叔父宅厚一人見存云以宅厚繼其兄宗厚依兄亡弟及禮俾奉昭靖公之祀如何之意陳達而大臣繼陳好矣之意則似必成矣以呈單定計則單草當自此成送矣既是諸宗相議

爲之之事則不可不相議於領府事諸從兄弟君或正言一見而相議之如何同是宗事則與無端徃見有異似無嫌矣領府事於諸宗呈單後言于禮判使之一陳於榻前則似無難亦量宜爲之也丁酉移宗時石湖美村諸先輩主張爲之其時書札在於宗家簡帖可知若見領府則此等故事亦宜傳之也

答宗人 丁亥

卽蒙專書遠辱謹審春日清曠僉候安勝九庸慰幸鄙人癯衰之苦時節以加神氣恆日昏耗下山之景安得不然文肅公先祖墓表旣承宗議之屬托念此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衰朽效力於先事者惟在於此不敢不奉諾而季代
既邈文獻無徵只將行狀與本傳略爲組纘豈無遺
憾是甚可懼且沈之 帳殿供辭爲今定塋域改封
築之明證故不嫌其詳言如或一毫差爽則表文之
意全然踈矣其時 仗外既多聞之者則領府句座
亦必有關聽者須以此奉示而商之如何僉賢實多
親聞豈或有聽瑩之慮但此病伏窟山全無耳剽聊
以廣商之蓋事係先代體段甚不輕傳後文字又宜
慎重故茲不免如是未知以爲如何書之則誰而何
當入刻之意或可書示耶

答族姪亨源

○甲申

承以冗故不能用力於常業爲之憫歎呂氏變化氣
質之說朱子載之中庸章句又引而告於孝宗蓋學
者工夫必如是而後可以得力自古貧士之養親豈
無事故諉此而不力學則子路百里負米而猶爲百
世之師何也吾有百千之篤志自可成就更念之

答從孫宅厚

乙酉

先代改題禮之大節嫡孫死而無嗣子必卽立所後
子或定兄亾弟及之禮始可改題不然則宗統至嚴
不可以一時攝祀輒行改題但遠代不遷之位所奉

厚溪集卷之三十三
之家宗祀之嚴重尤別即今吾先祖大宗後事義天
死而其妻尚在以繼序之義言之當立義天之後而
義字行刻今皆新生莫重宗事無限年等待誠極未
安若欲爲兄亾弟及之禮義天既無其弟惟君爲義
天之父之弟亦可爲君之兄亾弟及而第夫妻俱亾
然後 國典始許弟及今君之兄與姪之兩妻皆存
在君之義何可絕兄之宗事當弟及之稱也此宗事
之大悶迫也曾見鄭圃隱宗祀屢絕連用攝祀之禮
而皆因 筵臣之上達承 上教爲之實無異於告
君立後之事如此則雖至不限季以待立後或弟及

等變通之事宗祀有托姑無不安之意然大臣或
筵臣之爲吾家宗事而上達未易是可慮也

答族孫德厚

癸酉

示多少悉之有何奔走形役之事耶奉親諸節之外
冗瑣之節一併掃了靜坐一室專意看書也操存之
工敬外更有何言來諭所謂主一惺惺皆持敬之單
方惟此做去則可得矣嚴威儼恪則心便一此伊川
先生四勿箴序所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者也亦必
於四勿九容等工猛着做去也雖知有聖賢千萬好
言語我無實心一向悠悠泛不得扛夯直前無奈何言

屏溪集卷之三十三
之何爲須十分勉旃

答從孫頤厚 ○乙丑

再見汝書不但安善爲喜筆法大勝似前日而此猶小藝不足言其間收心之方者此正奇喜也聖賢大道不過收放心汝能知讀書不進心不收之過曰如何可收也凡事知則有可行之理汝既知心不收之過則庶幾自此而能做收心之工豈但讀書之爲日長長也爲聖爲賢此其爲根基矣須顧是言勉行焉汝祖魁科誠喜而其爲好消息猶不如汝之一言也

答從孫義厚 ○甲甲

外祖母生時親受從一品誥命誥命中貞字下字即外祖母先考正郎公名字也初喪銘旌未及廣詢依例書之其在諱尊之義終似不安或謂君賜之真誥以私諱不書亦大不安未知何以則可耶內舅兄弟欲聞指教前頭壙中銘旌及題主及祝文何以書之願得一言以爲回報喪家之地春秋爲親諱之義大矣此其義丈夫婦人何異開元禮母之所諱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側今夫人所諱之字書之於旌立之於靈座之左已非不言側之義也且神主陷中旣書亾人之名又言尊靈是憑

是依則比之生人即其身也以所諱之字書之於當體之上其惕然不安於心者尤如何也祝文亦依題主所稱日後子孫其何敢讀告耶西晉元康七年勅身名與官職同者以吏人官屬之碍於所稱許令改職身名所同之爵古人亦有改之之例况諱尊之重耶二字真諱終似不可書矣第此雖不書曾前所受之封誥實無因此不書之義以貞夫人書之於銘旌與神主如何昔退溪墓表不書官爵而書以退陶真隱河西題主不書官職書以玉果縣監此皆兩先生遺命也官職之或書或不書已多此例亦何傷乎第

宜博詢而商之也

外喪葬後始可擇日變服當在耐祭之後耶雖擇日行事既已變服則便是小暮似當備品奠獻果如是否

內喪大祥以外喪未葬不得奉行退行於葬後則喪主主祀而三獻祝文一如常禮矣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雜著

莊陵事實一段

含忍齋述懷

諭境內大小士民

諭境內儒生

尼尹始末

偶記

瑣記

小記

文仁會立約

金山周公洞書院通諭館學及八道校院文

濠梁申公翊隆舟村申公曼節孝呈文

龜峯先生墓齋列邑通諭文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雜著

莊陵事實一段 丁未

駱村朴公忠元嘉靖辛丑以舍人忤林百齡黜補爲
寧越郡守時邑有災之任者相繼暴死人皆以越爲
死地百齡之黜補公者亦置公死地計聞者莫不危
之公至官官吏亦懼公必死公謂死命也恬然不少
意也宿於郡之客舍忽有若差人者以 少主命梓
曳公以去至一處 少主坐於荒草中間左右有若
而侍臣儼然堂陞狀俄而 少主數罪責之特令出

而辟之第三坐者起而止之曰此人不可殺扶而送之及覺則似夢而非真夢也公仍秉燭達朝官吏來見異其不死公遂訪問少主受命時事郡有一老吏即嚴興道孫也能知其祖斂葬事尚昭昭即令先導覓至其葬處果夢中所見地而樹草披亂猶有躡躡之痕公心知其舊日所葬慨泣久之備香果酒操文以祭之祭之夜夢有一人執公手泣而語曰前日之第三坐者即我而我乃成謹甫也知公之忠能有是事故請貸其死果然公乃惻然憾涕封表其墓仍令時薦香火自茲之後郡無前日之災戊寅復位

之前祭時每用公之文云爾

含忍齋述懷 丁亥

客有過含忍齋者曰今正使狀中有可聞語者子知之否鳳九曰未也客曰胡皇方欲出戰蓋有兵革自南起者云曰南起者誰曰朱氏子兄弟云曰無乃我大明皇帝苗裔耶曰狀說果爾云鳳九擊節起曰恨不令孝廟九翁在之必將有奮然而周旋矣嗚呼春秋嚴華夷之分蓋以夷狄而不得入於中國以禽獸而不得倫於人類此孔夫子所以生於周季必以此為第一義者也昔澹庵抗章而晦翁韙之許衡渾

統而尤翁斥之亦皆時勢之相類義理之相符也於是夫子之道始著於春秋而晦翁尤翁率能羽翼乎春秋今有尊夫子之道而明春秋之義者捨二子而奚以哉於乎丙子南漢之事尚忍言哉我之於偽虜實有大朝之讎而共戴之恥不可一日苟安匪徒爲華夷之分嚴也猗我孝廟扶綱常於一代思雪讎於當日至有至痛在之心批與尤翁密勿區畫氣象規模赫赫然若將有爲焉天之將喪海內無祿弓劍遽遺大計墮空顧以兩聖繼述之志非無含忍之痛國小力弱終不能一揚聖武明天理正人心

幾乎孔朱之道昧焉一世而惜乎當日君臣至被偷生人無限誣毀則至今五十年之間人不知春秋之義皇朝之恩優以服事胡虜爲十分道理志士之憤惋歎惜寧欲蹈東海而採西山也今之沮大義者必曰如此則宗社亾矣國家墟矣此則苟且無識之論蓋有生則必有死有國則必有亾此陰陽之一理也消息之正道也決不當以存亾死生關於大義理大是非之間雖以匹夫之身猶不可廢義苟活況以堂堂國君棄義忘讎以苟奉血食爲宗社之福耶孝廟故曰明天理正人心以飭我典而成敗利鈍非

所途觀此尤翁之深慕 孝宗而至贊於章奏者也
今朱氏之起其兵勢謀爲雖未知果如何而亦可見
天意之有眷人心之不泯正難再之會也若今日上
下益勵嘗膽之志一以安民養兵訓習貯蓄爲急先
務則七十年休養之餘不待會稽之生聚兵力自張
矣量我之勢俟彼之釁先馳一檄越海路抵朱氏營
聳動思漢之義士率一枝兵馬渡鴨江剖鳳城以爲
明大義復深讎則義烈卓然如青天白日雖瘖聾跛
蹙之人亦將增百倍之氣而庶可以仁者無敵矣如
此則在我之義理快當無媿孔朱之遺義而存亾禍

福有不暇論矣固不背於 孝廟之盛訓而亦無負
於尤翁之苦心矣惜乎在位大人不能以尤翁之心
爲心 孝廟之業爲業克勉於我 聖上以明孔子
朱子之道而使天下後世知有春秋也客唯唯而起
鳳九遂掇其辭如右以待知大義者論之

諭境內大小士民

當職曾聞嶺之南七十州區爲一域風氣自別寒蠹
二賢倡之於前海退兩先生繼之於後遺風餘韻滲
薰一方士風之淳美民俗之敦朴爲我東之最矣今
者當職叨承郡寄莅政數月竊看士風民俗與古嘗

聞者一切違謬以士夫爲名而相懷傾軋全無忠厚
謹篤之意不憚賤污未聞修行飭躬之實至於小民
之尤無知識則猶子猶父姑婦弟兄之際互相訐訟
可驚可愕之事不止一二計矣不知世級日降則風
俗之澆薄此自然之理耶抑自近年來世道翻覆而
士風以而日偷耶饑饉荐臻而民俗以而漸薄耶嗚
呼惟爾大小民士俱在鄒魯之舊鄉久被禮義之聖
化而風偷俗薄乃至於此則其試念之昔日之嶺南
是何如嶺南而今日之嶺南果作何如嶺南其爲嶺
之民士者豈不惕然驚媿思所以自新之圖哉咨余

清之民士咸聽余言此皆四先賢之所講於當時者
奚獨四賢之所講實出於古昔聖賢之遺經緒論則
決不可言出魯鹵而看作歇後當職雖甚無似旣分
憂 九重爲一境士民之長賞人刑人亦在於我爾
若惟誠言不用終當繩之以法惟其惕念

一我 國風俗規模與中原有別有士夫常漢風俗
之不變法令之修舉必自士夫始可以推行於下賤
朱先生謂須自世族家先行方可使以下人行之今
以一鄉言之一鄉之中必有一鄉之士夫其所謂士
夫者各自識事理重犯禁以爲一鄉之矜式而其常

漢之無知而妄觸法令者使不得橫恣則法令如何而不行風俗如何而不變我 國家待士夫甚厚如今假稱幼學之類以上一如古之所謂世祿之臣則爲今之士夫者豈不思所以報答 國朝恩遇之意哉咨我一境士夫先自勅礪以爲下民之倡彼愚蠢之輩孰敢不從勉之哉勉之哉

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此天叙天秩而彝倫之大綱故舜之爲治先以此敬敷焉蓋國而無此則國不得爲國人而無此則人不得爲人可不懼哉衰世以來父慈之道雖存而子孝之節幾墜惟爾士

民於此勉焉先講如何而爲就養如何而爲養志而必盡夫就養之方養志之道焉必誠必敬君臣之義似無與於鄉士庶人而此實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何嘗有間於立仕與不立仕也以近而易知者言之奴主之義實同於君臣於此墜損則亦何以主而主奴而奴哉咨爾士民於此勉焉無謂我非朝仕無干於君臣之義而必講大經大法毋或少墜夫婦之義似若差輕於父子君臣之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而子思謂造端於夫婦則其參三爲綱者亦豈有輕重於其間哉嫁娶之正而

必厚其別衽席之昵而必敬其禮以為正家之始則詩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者豈在於此咨爾士民戒之哉戒之哉

一兄弟則天倫之至親戚則骨肉之分溯而求之同出於一人之身其友愛之情和睦之義實天理之自然豈人之強而為之哉惟其人欲之汨而天理牴焉則始必乖離終焉鬪鬪而甚至爭訟官庭全不為恥此豈其本心哉以祖先言之同是一人之出而以至於此寧不為之傷痛耶祖先之心猶不能體之則試以自我念之我之子孫有如此者我心將如何反而

思之豈終無蹶然驚之惕然傷之而友愛之情和睦之意藹然於其間哉詩云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天倫相與之際無一毫較絜之意而專以相好為心則初何有乖鬪之患而亦豈有爭訟之變哉惟爾大小士民於是勉誠無少忽焉

一我 國以禮義之邦所重者名分若於此墜損則將無以扶植綱紀而其為世道害大矣士夫與中庶常漢各有等分中庶常漢固不敢凌辱士夫而中庶與常漢又不無區別則常漢之不敢凌辱中庶亦明矣士夫之處於中庶常漢者先失其道若以非理之

厚溪集卷之二十四
事侵虐無藝則被其虐者亦豈欲無端屈伏耶但當以事之是非曲直來告官庭以爲處置之地而已不當先自對待恣意凌辱以爲犯分之科矣先失之士夫雖不能無罪而凌辱之中庶常漢其罪尤大矣至於嫡庶之分尤有別焉今若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妻主之於奴也其爲父與兄與夫與主者雖或有過中而不善處者爲其子與弟與妻與奴者豈敢有一毫怨懟之意相與抗衡哉庶之於嫡其義一也勿論行列之高下季歲之多寡寸數之遠近待其嫡族一以恪謹誠實可也若一分有違悖於此者當以

干犯倫紀之罪罪之惟其戒之

一黨論爲當世之痼弊矣朝廷作一蠻蜀已是國家之不幸况朝廷之進退得失何干於鄉士大夫隨其進退得失而影響於千里之外戈戟之相尋百倍於朝廷甚至親戚不能保敦睦之義鄰里或不無不共之讎嗚呼此何事也程叔子以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爲格物之一事若以謂今日黨論其始則實本於士類源頭是非不可不一場打破以定趨向云爾則此實格物之一大件事果能高着眼目洗着心肚陰陽黑白之際真的見得剗定脚跟苟其非也則毋

嫌於舍己從人苟其不非也則無事於改頭換面惟從是處做去則豈不是第一等義理而今者不然士子之勇於黨論者有二大弊焉或全不知南西之所爭何事老少之頭腦何如而至於目前朝廷之事亦不知某事某主張而是非如何某議出於某而得失如何徒然滄滄訛訛於頤指手麾之際而畢竟爲可笑人物或能彷彿想於影子而惟其臨小利害則投合是急志趨陋屈向背閃倏大而隨朝廷之進退小而視地主之色目轉眄之際換做別人其關一己之廉隅如何而爲士夫之恥辱尤如何哉此不待具眼者

見之爲可駭其自念之則果作甚樣舉措亦必有瞿然者矣大抵士子立論以激爲主目下看得果是十分義理而事到手頭苟且圖避則此有識之所恥然言遜之戒聖訓昭然言議之雖十分是當者我既不任其職則不可忽於樞機以自取敗况以素不講之言議元不干之是非隨人口吻竟至禍殃者此果不可己之事耶且鄉任與校院之任何足爭其得失而看作大故事業傾陷之惡習刑戮之奇禍大半由此矣此則尤大羞嗤苟有一毫有志於士子之業者其何忍一箇半箇混迹之意哉非謂吾清之多士皆有

是習此實當今之陋風則亦不可作歇後看今若不
免於今日之色目而欲辨明其是非也則討見古今
文迹先究其源委以爲實心實得而推以及於鄉少
後進毋復作大驚小怪之論則誠大補於 聖朝之
風化矣不然而若倒東墜西全沒巴鼻附合時義乖
亂鄉論而徒陷於不測之禍者則無寧閉戶潛居晝
耕夜讀毋與於鄉鬪毋涉於道論以爲一己葆靖之
地者亦豈非自好之一道耶惟爾多士勉之誠之
一冠昏喪祭有家之常禮朱夫子著爲家禮一書以
爲上下通用之禮優一日用間笏記也人有恆言富

然後禮可行非貧無器具者所可行此甚不然禮之
本敬吾心之敬與不敬豈系於貧富禮之實誠吾心
之誠與不誠亦豈系於貧富哉所貴乎禮者誠與敬
也果能以誠敬爲主則儀度之未盡猶不爲病况器
具之不稱尤何足爲病以冠禮言之設三加施祝辭
以示成人之禮重使冠者興動感發而以爲棄幼成
德之地矣其冠巾衣服雖或未備此則隨僂代行亦
何妨於禮意至於昏喪祭禮莫不皆然朱子謂貧則
稱家之有無此豈必富者而後能行之意哉昔重峯
趙先生以一盂麥飯一椶蓐菜行時祭先輩傳以爲

美談此誠貧士之可師法處也至於常漢則等分有拘儀節度數豈可盡同而其誠敬之實無間上下咨余士民以禮爲先而必誠必敬人獸之別實在於是其更勉之其更勉之

一自近以來盜賊之竊發頻頻民不得安居其爲生民之害何可言也此非大盜巨賊嘯聚別處時出而橫行也尋常叱牛驅馬與良民相雜於田間者饑餓之甚則不得已至於此矣此豈渠之本心哉俗語曰三日飢無不出底心若使此輩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飢鄰族之徵不及於己而寒不至於凍死則渠亦

有人心亦豈不恥辱於此而甘心爲之哉若究其由誠可哀而不足惡矣然既入於竊盜強賊則雖以漢高之寬大規模立法三章而盜則與焉其情之可矜有不可恤而實在於罔赦之科矣彼迷蠢之類只知其飢寒之切身而不自知其身之陷於大戮矣咨爾一鄉之士夫與里中之父老各以此等言時時申諭於各里惡少開之以事理威之以刑法使之耳熟心悅焉則種種竊發之患不待糾禁而自可無矣其爲補 聖朝之化者曷可少哉其更勉之勉之

一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八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屏溪集卷之三十四
持則百姓親睦呂氏鄉約朱夫子增損而一曰德業
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
前後聖賢之言其意一也觀於其一相字意思無限
凡人之有疾病患難不有親戚鄉鄰之相與顧恤何
以藉力濟活其善之可行者不有以相勸不善之不
可行者不有以相規之則殊非損益相資之意何貴
乎宅仁之知耶至於鄉親相接之際全無以禮節文
之則實難免於逸居無教之歎亦豈不大可恥辱哉
咨爾大小士民於此七箇相字更加留意而幸與之
勉戒也

諭境內儒生

學校之政三代所重我朝列聖以來著之令甲勅
諭守宰極其勤摯爲守宰者固當以此爲爲政之第
一件事而當職自顧無似蔑學諛聞實無以倡率多
士鼓發後進莅官數月尚不能一言及於學政矣第
既不能陶令之賦歸辭又不辨陽城之書下考則一
日居官當盡一日之責茲用勸學數條布告多士非
敢謂當職之有所長於多士而爲之倡導也只爲修
舉聖朝右文之政教矣惟爾多士亦無以當職之
矇蔑而體聖朝右文之盛意勉哉勉哉

一諸生或來會校院或聚山寺或居私第讀書做業而訓長以其所讀冊名各於儒生名下懸錄以報朔末以一朔所讀書自某至某詳細以報其中如有身病或不得已事故者亦隨其實故而懸錄名下以爲考檢勤慢之地

一一朔內當預定日期會諸生於一處當職躬就會所以前朔所讀書相與討論矣諸生須將所讀書句句玩理字字會疑以爲彼此資益之地

一所讀書必先小學四書而徬及於家禮心近程朱書熟讀通透然後終及於三經列史則煞有次第諸生以此爲律

一我 國取人只有科舉一道則有才具而志當世者舍此道亦無以發身矣是以晦退以下諸賢亦不能免焉則雖篤力於爲己之學何必盡捨時文之業乎依程先生一月之內二十日讀書十日科工之訓二十日則專意讀書十日則做五首時文爲可諸生依此定式

一大凡士子之業豈止讀書做文之爲貴制行必端操心必正居家則必先孝友處鄉則必事忠謹毋使讀書之業只爲尋摘之歸也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一童蒙則訓長必於一朔內聚會一處考講其朔內所讀書以其優劣詳列報官以爲賞罰之地

尼尹始末

尹拯尼城西峯人執義宣舉之子也少學於市南俞公榮晚而依歸於尤菴宋文正公而學焉父事蓋四十餘季自少不事科學位三事終身不就仕節士宋尚敏嘗言拯父子家行謹篤而言論每在利害上云初宣舉以太學生請斬僞號使嚇走之名聲振天下至虜亂江都陷宣舉與士友約死守導其妻先死友與妻俱就死宣舉卒不死自知爲戮人無以自立就

慎獨齋金文敬公學自稱天地間一大罪人一時諸賢捨舊愆取自新遂與從遊宋文正則以爲以不得死於節至於自廢當死節而必死之義於是益彰其不死也亦死與同歸於崇節義也列敘於三學士傳後蓋其與之尤摯也賊鑄改註中庸侵侮朱子而誣辱李文成成文簡殆無忌文正斥以斯文賊宣舉以文簡宅相力扶護文正尤惡其中毒也將春秋先治黨與法擬宣舉宣舉末乃曰彼陰也小人也稱絕之及宣舉沒鑄黨將用事拯始發宣舉擬與文正書載之譜謁銘文正其書卽贊鑄而勸用之者文正大疑

宣舉絕鑄事其後鑄黨伏法一翻覆而士禍復作則文正將爲孤注拯溪懼佔畢之禍延及門人必欲自貳而滾做前憾揣摩累年及朝論潰分附麗稍張乃托十餘年前墓文謂有訾辱語視文正如仇讎猶存師生之名依違出沒或怨或乞終至背絕而其意態閃弄人不忍正視其擬與人書三十季後始發於其門徒而誣文正罔極句斷一生罪狀萬端審然者何故四十季處於父事地又何故托其父傳後之文又何故乞得哀矜而以爲疑結俱釋之云所謂其爲小人亦不索性者非耶拯終歎宣舉偷生事爲世所恥

欲全美之引其疏語以爲宣舉之不仕不由江都事又以爲江都事初無可死義文正恐此議行而倫常之墜倒也世教之壞敗也且惡宣舉偷生黨惡之實而追悔見賣於自廢絕鑄之說極力抵排拯之怨毒轉淡遂與己巳人交煽而文正之禍慘矣伸鑄事禍文正而拯乃擢拜其迹若泥中獸安可誣也市南公常著家禮源流臨死托拯以修整始俞公之著是書宣舉與相斯役後五十季而俞公之孫因朝命請刊之拯不肯與其子行教乃曰此吾家書拯又曰所托全不記其誣人耳目甚矣抑又何心歟寒水齋權文

純公以爲父事之地用此蘇張手段蓋言此也昔程叔子論邢恕狼狽斷之曰義理不勝利害論者謂於拯亦無以改評若宋節士可謂善觀拯者也

偶記

念昔景廟辛丑之九月余將之任文城引朝例納拜趙相國泰采於終南山下以告行公不以余之初見而外之也不憚損屈尊威挽余留話時客位無煩人爲余道建儲時事頗詳公曰伊日適小出以李廷爨疏承命招詣闕及足投金虎門一步則是心已自定矣默語於口曰爲肅廟酬報正在今日此

身生死了不復念矣仍與金李兩相及諸臣入對

上前請上八稟慈殿書下所定儲位卽同諸臣

退出閣門外時更鼓纔初矣恭俟更入之命則夜

蓋過半相顧色沮慮無所不到范鎮之鬚髮盡白寶

此光景也余謂兩相公曰社稷存亡在此日矣事至

如此萬一所書下者出於輿望之外其將如何傍有

一宰相曰若旣書下則名號已定若之何也余曰何

爲出此言建儲國之大事大臣當與可否雖旣書下

而大臣未奉傳旨則不可謂名號定矣今日吾輩

當抵死爭之外此無他道矣金相曰大資之言正當

厚溪集卷之二十四
豈敢不從余復叩李相則李相亦曰兩公之意如此
小生又何異哉余曰此發自小生事或不幸者小生
當先爭之兩相公其繼之兩相曰諾俄而漏罷而
命下始更入對則書下 儲位果不外輿望向者云
云幸歸閒商量此豈非 宗社神靈有所默佑而成
者耶然伊時事尚何言哉觀此所商量者亦可揣矣
至今追思猶有餘慄也鳳九不待辭畢不覺蹶然而
起稱服而歸矣仍念公之辨此議論真有古大臣風
矣其曰大臣奉 傳旨而後名號始可謂定矣否則
大臣容有可否之者此其何等力量何等明正蓋此

箇見識直是磊落臨事變而料事不局矣况聞禍作
之日怡然談笑受 命之際十分從容豈亦非自
明陵時一死圖酬已素定故事到手頭不懾不撓者
耶嗚呼公之此議畢竟無所施者真 宗社世道之
幸而公之偉識正見終不可泯沒無傳追記伊日酬
酢語以示可與示者云時戊申首春日也

瑣記

念昔乙酉夏余與李台汝五諸人攻業于道峯書院
適論及西南老少是非余謂今日是非之邪正善惡
實如陰陽黑白之判任世道之責者正宜明辨痛析

使一世之人曉然知之必邪者歸於正惡者化於善
可以一士趨而淑世道矣五台曰子雖以西為善人
老為正論南少亦曰我正而西邪此善而老惡未知
後世真是非謂之如何也余曰子所言甚是俗論全
不知西南老少之真是真非之故發此等話頭矣五
台曰吾亦所知者非不如子之峻論而南少之言亦
如子之言奈何余曰以不知者言之雖似鳥之雌雄
而自有真箇是非在上者若主真箇是者明破真箇
非者而斥之則自然一趨於是矣恨無在上之人明
辨痛析之爾後丙午秋余以清道守蒙 經筵官召

命將還溪上路過達城俞展甫相公時以方伯來見

穩話為言昨季職在大諫時慶尹趙左相文命時任慶州尹以朝

例過辭話闌以為今日事可慨昨季 聖上即位南

少俱懷疑懼南人則吾不能盡知之而少論名流皆

儕輩豈不知之其無大段罪犯者莫不治任重足少

有 處分皆將革面歸一而 聖上無大處分不別

是非惟以同收并育一視無間為事孰肯卒棄世傳

之色目苟且趨附於老論以為乞哀之為雖南自南

少自少而清官美爵自可為之因不復變動可謂失

二好機也可歎可歎蓋趙本有少論色目又多少論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儕輩故雖以少論自處而其心事則自謂無異於老
論其言如此云今者苟輝光億追尊合啓再出未知
時機如何而南少既有搢紳疏請又有若而南少連
參合啓 上以朝東暮西責而罪之 上意蓋以擺
其世守之論附托別人爲非之也凡論議自有公私
邪正黨類亦有君子小人世道清明君子進而公正
之論既立則宜其大變小革如革上九之義矣果如
聖教無論是非邪正各守世傳之論則豈有一士趨
會其極之理哉 聖上每教以廿年苦心實在於蕩
平未知此輩之今日所爲真是革面而其略同於討

逆之論者亦以此斥之果使各持色目其心燕越則
其終爲蕩平哉 聖上雖有苦心於蕩平誠不得真
蕩平之道矣誠足慨惜以趙相說觀之在上者果能
明真箇是非而舉直錯枉處置得宜則一世之趨向
自歸於正色目之紛紛無難消滅向者五台之言真
亦有未盡觀者矣伏聞有朝東暮西之 教不覺重
爲之慨歎茲錄昔日私相酬酢者以爲日後覽焉時
丁卯冬也

小記

丁酉春間往侍江門時以尤春兩先生從享事或主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單舉或主并舉論議極不一鳳九問曰今日從享之
議若是紛紜先生之意如何答曰大賢從祀自當有
定論何必汲汲鳳九曰尤翁從祀今已太晚矣更待
何時答曰如尤翁大賢雖千百代後孰不知其必合
從享世道雖下而士論當存豈無從祀之日而何必
如是紛紜耶鳳九又曰春翁并舉之意何如先生默
然良久徐曰吾一師兩門何敢有所與議耶歸後幾
月李友器甫來見為問近日從享論議君其稟於師
門否余略舉當日所受教者言之以為先生微意自
可見矣君輩不可不知矣其後器甫泮任時有從享

之議故為舉余所傳說而質問於先生先生答書云
云此文集中戊戌答器甫書而頭辭示書謹悉洛中
議論於單舉並舉或未純同云云者考之則知矣

文仁會立約

未詳何年○有座錄成震岭子長
壬戌昌山人先生李夏龜瑞

九丙寅韓山人
咸陽人 俞默基子沈辛禾祀漢人

經學相講

間一月會講

講時冊子則小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詩傳書傳
周易禮記春秋家禮心經近思錄太極圖說通書
易學啓蒙朱書節要綱目聖學輯要

講時皆以一冊子合講

會講時說話合錄一冊子以備後日參考會時若有故未參則呈單而所講書疑晦處及自得處并錄呈則會中論辨答送若不呈單用下罰若無故不參用上罰

會中人若有故遠出或親病或身患不得參講又不得劄錄以送者後會許令兼講

會中年齒最長者爲會長又置會正一人以年齒輪代而一年一遞必於至月會許遞但會長不掌此任會中凡事會正主之

會正有故遠出當次之人代行

會時日子以二晝夜爲限

會時二人以上有故則臨時進退

會處必擇閒靜地

常會之外擇一季中無故時會于書院及山齋或讀書或講禮而不限日數

凡有追入之人必僉議歸一然後許入

會時儀節則以會正爲主人至會處會正設座俟諸人畢會出大門外揖會長會長報揖次揖諸人諸人亦報揖會正揖而先入會長以下揖而從之

入門分庭而行至階三讓會正先升會長以下繼升會正立於堂上東壁下西向會長以下立於西壁下東向北上立定會正再拜會長以下答再拜坐定講學臨夕停講時相揖而罷翌日早起盥洗正服就座時相揖乃坐講罷還歸時會正再拜會長以下答再拜會正送之門外相揖而歸

德業相勸

依白鹿洞規

過失相規

遊戲怠惰博奕酗酒動作無儀聲色不遠專務貨

利不擇交遊飾偽要名長傲遂非文辭取譽驕奢無節規而不改者用上罰

患難相恤

會中人有喪初喪則連日致弔誠心顧護襄祥往問隨力相助至於親病身患亦皆相問不問喪用上罰不問病用下罰

罰規

上罰面責

會時當責人使之出座諸人數其過而責之

下罰書責

會時當責人之會中以書識責其過矣

老江書院講學規目

丙戌

書院本為士子藏修講學之所後來於此全
然昧昧每切慨然今本院有會士講學之意
真令人喜聞茲錄成若干條以送永為遵行
之地

齋任齋會多士議擇書院一日程內所居經學行誼
為士林望者二人書告院長以為講長後齋任躬
往其家敦請來講之地雖數日程士交中經學之
人如有不憚來會之意則

亦可
請來

本色及或同道數日程內守宰有經學士望可以益
會講席人員則告院長以院長意為摺紳講長以

為敦請臨講之地而院中有大事齋任亦就議處
之地

齋任發文一鄉長老及多士一齊來會擇一鄉士夫
家子弟勝冠以上季五十以下有文行志學之人
錄成講案以此錄中人通告期日以為會講之地
一月一次或朔望定式為宜或隣邑好學之士聞
風而有欲來參講會

則誠是善意亦許錄案每講
自院相通以為同會之地

我東風俗士夫之於有庶名校籍之類例不
許同列粹難擺棄而講學之會異於他事雖
庶校之中如有傑出而文學行誼可以成就

者則棄之可惜許入錄末至於講會之時無論季齒亦許末坐如太學食堂之規以爲參講之地

會講之規齋任前期以書告摺紳講長及講長又發文通告於諸講生會講前日齋任先入院中待講長與諸生畢至諸齋任立於講堂東階下小東以季齒北上立講長二人立於西階下小西北上諸生亦以年齒立於講長後稍西北上地狹則折轉北向西上立定齋任西向肅揖講長講長報揖齋任又西向揖諸生諸生亦皆報揖齋任揖講長

升自東階講長報揖升自西階諸生繼講長升至廳下齋任與講長揖讓而升堂齋任東壁下北上立講長二人堂中北壁下西上立諸生西壁下北上立折轉西上如階下位齋任西向揖講長講長南向報揖齋任西向揖諸生諸生報揖講長以下各就坐訖置所講書於講長前書案上諸生各以所講書開卷於席前諸生中定一員升講長前讀所書一章訖講長或先問文義諸生各以意答之諸生或先問而講長答之相與難疑下至末坐而無更可質難然後更讀下章如是講討講畢講長

與諸生俱席上起立講長南向揖齋任齋任報揖諸生東向揖齋任齋任報揖講長由西階下諸生繼講長而下齋任與講長俱下講長與諸生俱東向立如初齋任亦西向立如初講長與諸生揖齋任如堂上禮齋任亦皆報揖講長以下皆出

夏則午飯短煦時則夕飯自院接待若留宿則講長自院亦接待諸生則各自持糧宜矣若院財并諸生可能接待則不必使自持糧矣此則本院諒宜定規可矣

若有搢紳有司來蒞講會則體例有別延入時齋任立於東階下搢紳講長立於西階下講長於搢紳講長西南稍後西上立餘如上儀又或本邑宰以搢紳講長來會則又有城化體例亦是本院主人先立於東階下齋任於邑宰東南稍後西上立邑宰揖講長及諸生如儀升堂後邑宰堂中北壁下立齋任東邊西向立講長西邊東向立齋任與講長諸生俱前後揖單拜或有他邑儒生之來參講席者則邑子拜禮時肅揖而已邑宰則報肅揖坐講讀如儀若有他邑宰以搢紳講長同會則北壁下與邑宰同行列坐坐次則以年齒或爵品爲序

講說時擇諸生中文翰敏悟之人為講會色掌坐於書案傍講長與諸生講說一一錄出講罷各示講長及諸生更加整頓每講如是裒成冊子必於牖使往復後齋任輒便送于院長以為往復質難之地

書人連勝冊子以作院中故事宜矣

所講冊子依程朱成法以小學四書次第開講以及五經而間以家禮心經近思節要輯要等書為宜見講冊子必自首卷首章始之而未畢之前不可以他書錯雜每講訖即定後次所講之限絕勿貪多別紙書某書自某至某定為後日所講云而揭

之講堂壁上使諸生皆知之雖或有事故或做時文或讀他書其所定之書則當講日前必熟看審理會講時無至生面齟齬之弊宜當

齋任以講會主人會講時不可不參論於文義質難之際當講冊子預自玩蹟會講時與諸員答問講討之地宜矣

相觀善工夫多者程子之語也殘院雖不能接待錄中諸生各自齋糧藏修篤學則豈不是盛事耶若羣居一齋以講學為業則實有兄弟之誼其所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救難恤災豈無古者同約之

義耶宜各勉之

錄名講案之人相與戒勅立心必白直制行必謹遜
言議必明正執事必敬慎居家必以孝友睦婣爲
主取友必以端良峻潔爲先羣居必以講討切僣
爲務

諸生居齋時未明而起盥洗正衣冠會中年末三人
輪回淨掃堂室若諸生多各房分處則盥洗訖會
於祠宇門外分庭相揖各就所處或讀課書或講
讀而對案端坐無或跛倚無敢以褻服居之亦不
得以雜俚之談喧譁

學者所以爲學者只是學聖人也聖人不可
得而學則顏子何以有舜何人予何人之語
也欲學聖人則當先講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者何也孟子曰堯舜性之蓋堯舜之所以爲
堯舜不過循其性而已又程子以爲性卽理
也堯舜與路人一也吾旣稟堯舜所同之性
則顏子之以大舜自期者豈欺我哉但凡人
之不能循其性者全係於該性之心氣清濁
相雜之故也人雖稟天地正通之氣心又是
所稟之精爽在於方寸之間虛靈不昧具五

常之性為萬物之靈惟是氣自一原而異此

子書不齊者其本色况正通之氣已有清濁

美惡之不同正通以下大聖凡之心自此清

濁美惡中稟來而心之氣即其氣稟之精爽

則人人之心氣各有清濁粹駁者終安得無

也其所具之性單指則雖皆堯舜至善之性

性本無情偽造作發用敷宣專靠於心氣其

氣之清粹者發則性之純善能乘此直遂其

氣之濁駁者發則性之乘此流行為其所掩

而不能保純善之本體反歸於惡是以中庸

或問論知愚賢不肖之別而曰惟聖人之心

清明純粹天理渾然天命之性是知孔子之

不踰矩矩即性也以其從心所欲之心極清明純

粹而然顏子之有時或違於仁而未達一間

者程子之謂其心麤真觀得說也雖顏子地

位其違了天理者實有毫髮麤些之致也或

疑今其濁駁者亦天稟之各有定分顧何以

去之而循其性之善耶第人之心氣勿論清

濁粹駁自是正通之精爽皆能虛靈神活可

以有變而化之者必先小學九容四勿之方

制於外而養其中次及大學格致誠正之目
謹自修而復其性又常操存省察加己百己
千之工終能濁駁退聽清明日升則此正變
化之至也至靜之中鑑空衡平之體湛一而
己而大本於斯立矣應接之際妍媸俯仰之
別隨遇不失而達道以而行矣學者治平之
極功聖人位育之能事莫不於此權輿孟子
所謂人皆可爲堯舜者果不在於循其性而
己耶濂溪周先生亦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
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諸君盍勉於學聖人

之學而以顏子所自期者期之也其各勉之

金山周公洞書院通諭館學及八道校院文

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此經禮三
百威儀三千所以作也皆出於自然而非故偽貌飾
情也蓋與仁義之德同列於人性之綱而仁之親親
而親親之殺也義之尊賢而尊賢之等也莫不禮以
之節文焉則禮之用顧反不重歟記曰禮不可斯須
去身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意謂人不可無禮
而若無則生不如死也生而無冠昏飲射之制死而
無斂葬享祀之節小焉而衣冠度數之無別也大焉

而朝聘軍嘉之不行也則頭圓足方而同於禽獸也
飢食渴飲而淪於夷狄也是以先儒曰禮治則治禮
亂則亂豈不信歟嗚呼夏商以來代有損益然而孔
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三百三千小大儀文至
周盡備此周公制禮後世莫敢擬議者也惟我周公
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詩書所載大易繇辭莫非聖
人精微之蘊開示後學之盛意而若其至于今百千
萬季家鄉有家鄉之禮朝廷有朝廷之禮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君君臣臣而各有其儀人類而不至於禽
獸夷狄者獨制禮之功莫大矣况杞宋俱不足徵而

夫子所述者不出於周公所作則微周公夫子其誰
述耶宰我以夫子賢於堯舜程子以爲賢於堯舜事
功有異也今周公所制之禮萬世是賴者論其事功
又豈不賢於堯舜哉後世祀報之典不於堯舜而必
於夫子而盛焉者旣因事功之有異則以周公萬世
永賴之功而其無報施之禮者誠一大闕典百代之
下孰不爲之慨歎耶昔在唐初立廟國子特祀周公
孔子房玄齡等以爲庠序置奠本緣夫子停祭周公
蓋學校釋奠使夫子而不得主享有乖本意唐朝之
議誠不能無見而其元來崇報於周公者於此亦可

知矣今者嶺南之金山郡西南有三聖山山有一洞窈窕上下各有其名曰周公谷曰孔子谷不知當初命名何故而古老流傳至於公私文籍其所謄傳者皆如此因地名而立祀實有其例如尼邱尼城之夫子廟如顏子程子川之顏程廟晦菴洞之朱子廟既皆祀享矣今若據此近例立廟其間以周公主享孔子配之則於周公庶幾伸萬世罔極之報而揆夫子夢見之意亦豈不悅欣於陟降之地耶且郡誌有曰孔子洞村人築室得簠簋爵壘之屬云古人亦有愛其地名立廟祀之者矣然則周公又安知不爲同祀

也耶蓋愛其名而尊其人則所謂水不忍忘地不忍荒者於此亦豈無此意耶既奉享二聖則事貌之重又自別焉因作嶺湖間大儒院以爲三南多士藏修之所講服元聖先聖義理禮學之地則豈不有補於世教之萬一哉竊想遠近同志之士必有興起感慕之者茲先通告

濠梁申公翊隆舟村申公曼節孝呈文

甲子

嗚呼節義忠孝此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不可一日無者其有節義而褒崇之有忠孝而旌別之亦聖人所致意有國所先務也昔宋祚南遷朱夫子乃能發

明春秋之義而上告下諭惓惓當世者莫非討賊復讎之事而於此四者其褒崇旌別之典必汲汲焉至立陶靖節祠修熊孝子墓表章於五臺僧唐衛士之死虜者亦扶植春秋以礪衰世也若我丙丁以後則時勢又一南渡之宋矣九菴老先生值孝廟有爲之際密勿謀猷者一出於尊攘大計以明孔朱遺義時則有若皇明逸民濠梁申公翊隆舟村申公曼父子二公之於老先生濠梁則友之舟村則師之蓋當天地翻覆之際抱一天共戴之恥念萬世必報之讎悲憤激昂含忍自靖老先生所以特書發揮照爛

人耳目者實以其并世知己之感也今其文昭載遺集以爲丁卯虜變濠梁之考參判公鑑宰南原領兵赴難濠梁以布衣募智異山僧爲義旅以隨之擬父子并命也及丙子之難以待直護嬪宮入江都城陷虜聲言盡殺衣冠族一城皆易以奴服公與宗人大司成敏一猶不易虜又以劍脅令士民拜公呼申大成曰吾不忍拜虜手自縊時孝廟以大君同入而有舊好手解縊授利刀曰須待嬪宮自處與我同死可乎扈嬪宮向南漢進火藥一裹於輦中備倉卒至通津遇虜价逼嬪宮拜一行怵虜喝繞輦

請依虜言公獨呼鄭善興索火其志將以俱焚也虜笑而揮手止之媾成公與舟村去國南邁周遊嶺湖間甲申聞皇都陷相與北望痛哭有天地靡依之意舟村左右濠梁周旋夷險而母夫人韓氏西平府院君浚謙之孫與其配洪氏隨嬪宮入行宮先己立懂矣舟村嘗怨痛號泣曰所不得奮臂揮戈決死於讎庭誓不立於天地據春秋不書葬之義不建韓氏洪氏棹楔以雪字書箭以寓悲憤日讀孫吳唾手腐心及老先生訃謨之日其沈機妙筮人不得知而公則與聞以軍國十策贊修攘大事常撫劍泣曰

早晚當備行伍以躍以擊老先生亦擬畀公司馬之任同驅馳於遼薊風霜而遽見己亥五月矣公推曾哭曰先王秉心如青天白日將上報皇明之讎吾亦庶幾雪窮天之冤中道崩殂天乎此何事也益無意於人世常衣藍纓戴平涼混迹於凡氓脫略自廢於遊方之外流竄於山海之間或擊劍悲歌或終日哀泣嘗語人曰吾不死於西山之薇不蹈於東海之波而狂吟浪走者蓋自抑不得也至老先生還山公就省之握手痛哭先生收淚勉以屈首問學公執經請業杜門沈潛時復放吟大哭宛若無人讀朱子

書至壬午封事垂拱奏劄戊午黨議序輒掩卷流涕
至於失聲因抱恨齋志而歿臨歿猶曰忍與隸虜共
戴一天無歸報地下嗚呼當丙丁陽九之際天以卓
異之節既付之一門兩世者未必無意而懷抱壹鬱
使其侷儻慷慨之意湮沒而已者何哉惟其偉節動
天地苦心質鬼神以自靖於春秋復雪之義卒能密
扶植於 聖祖與老先生大志事則其有補於世教
誠不淺也天豈終無意也耶然二公之所以卓絕者
實有其本其至性純孝自幼而已過人矣濠梁公八
歲丁內艱哀慕若成人過毀疾作沈痼一生禮所謂

童子不病者至濠梁而失之矣孝奉參判公病瓠割
指進血嘗糞驗證及喪哀過於禮毀疾復作幾不能
救舟村公十七遭江都變以父在故不敢自裁而爲
葬母地哀號遍求時到禮山夢有神人告地而夜忽
大雪及翌朝往視之則有大鳥啄畫其兆域於雪上
而去遂定真宅人謂孝感所致嘗痛母非命視身如
土木寒不就溫暑不就涼不入版籍不見時曆不近
燕市冠巾事濠梁志物俱備左右無違時作嬰兒戲
以悅親濠梁公病問藥於姜掌令鶴季姜故試之閉
門不見公伏哭門外三日不去姜感公孝始投良劑

侍疾晝夜不解衣帶病劇嘗糞斫指一如濠梁之爲
吮疽而緩其痛露禱而祈其瘳親沒啜粥墨面終喪
如一日三季不見婦人面事庶母如事母視庶弟同
一己雖窮餓阨困怡然自得凡此皆非強爲由乎天
性也老先生嘗稱濠梁曰澹泊如巖穴處士竦然如
寒林雪竹又曰獨立於萬物之表蓋慕梅月堂之爲
人而只篤於人倫爲異耳稱舟村曰天倫骨肉無不
愛其仁悅其德不但樹立卓異內行可觀又曰其所
以自廢者豈非扶植春秋之義者耶又曰今日何處
得來春秋大義無處可說又於耽羅之行手書大明

天地崇禎日月八大字遺公庶弟曰爾家父兄心事
如此嗚呼此非老先生悼亾於二公者愈久愈深而
亦豈非春秋衰世之意也耶今讀其文想其人猶可
以頑廉懦立矣在當時則以二公之卓節高蹈特立
獨行故雖朝廷大人之深知於二公者皆不敢以官
爵相浼而其遺風餘烈尚有未沫則在今大義漸晦
氣節掃地矣如二公者豈終無崇褒之典以樹末世
之風聲耶士林之間感古傷今惕然於斯者久矣幸
今閣下受命 聖朝觀風全湖朱夫子南康故事正
閣下責也生等茲敢相率仰籲於閣下按廉之下伏

願閣下特採二公卓絕之節行俯察多士同出於公
誦即舉而聞于朝俾施古聖人顯遂之典褒贈
而榮之棹楔而表之使門閭改觀泉壤改照則豈但
爲士林一時之光實今日勵世道之大幸也伏惟閣
下諒之

龜峯先生墓齋列邑通諭文

右文爲通告近邑儒林事嗚呼龜峯宋先生以康節
豪傑之才有同甫邁往之勇始以文章蹈厲詞苑則
崔簡易崔孤竹白松湖諸人爭相友善推許當世旋
又委身聖學講討義理則通透灑落刃解冰釋栗牛

兩先生道義相交待以畏友峻潔如松江公亦許心
契至於沙溪先生早季師事抽關啓鍵實在於此而
慎獨金先生兄弟與守夢鄭公藥峯徐公畸翁鄭公
清坐宋公皆受其開導而成就蓋先生本之學術義
精識明而氣象言議俊偉明爽見者莫不聳動聞者
亦皆興起是以前後諸公稱述甚盛重峯趙先生以
爲學邃經明行方言直澤堂李公曰天資透悟剖析
精微孤青徐公曰欲知諸葛孔明須見宋龜峯也至
曰非龜峯似孔明孔明似龜峯昇平金相國亦嘗避
遁先生日聽其言久不能去及後成大勳業身都將

相而曰吾之得至今日繫當日親炙龜峯之力也以文章則爲簡易諸公所推讓以道學則爲四先生師與友而文席薰陶莫不爲搢紳標望以至中興勳業亦藉於先生緒餘則先生之於斯文世道其所裨補豈淺尠哉終以文字之故見忤姦黨流離困踣萬死一生而名不得爲 聖主所知學不得爲明時之需所以後學之爲無窮憾也頃歲我 聖上因筵臣陳白持 贈持平職以伸姦黨誣陷之冤庶少慰先生九原之恨耶惟是先生末年托於沔川地金姓人家及沒葬於唐津縣北元堂里而子孫孤貧淪亾殆盡

塋域爲狐兔之場香火永絕行路咨嗟此豈非我方士林之責耶衣履之藏旣在於此則以先生道學之有功於世道斯文者言之豈不立祠建院以爲崇奉之道然而近季以來 朝令旣嚴實無以擬議於此士林齊議方欲置數間齋舍於墓下略具墓田士林迭掌俾墓下所居姓裔以奉歲一之祭此實無害於義起而亦有所據圃隱鄭先生本永川人臨臯書院之設蓋以鄭先生所居之地而有旌孝之棹楔故也院傍數喚有先生先考墓子孫非不多而親盡居遠不得守護士林念鄭先生孝思自院守護其墓不

絕香火以其鄭先生之親墓猶不忍等閒視之况士林之於先賢墓爲備燊盛之資使傍裔祭之者誰謂其不合於義也第此無財則不成顧此事體有異於設建祠院不得循例發簡而茲敢通告於近邑守宰及校院幸僉尊勿以事在他邑泛忽焉一意董念各別送助使一方士友無落莫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